

严苏 / 著

# 孔雀东南飞

揽大地泥土之芳华，体味生命淳朴原色。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 孔雀东南飞

严苏 /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孔雀东南飞/严苏著. —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2016.7

ISBN 978-7-5511-2886-5

I. ①孔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156393号

书 名：孔雀东南飞  
著 者：严 苏

---

责任编辑：梁 瑛

责任校对：齐 欣

美术编辑：胡彤亮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050061）

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）

销售热线：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：0311-88643225

印 刷：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650×940 1/16

印 张：17.75

字 数：260千字

版 次：2018年1月第1版

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11-2886-5

定 价：56.00元

---

（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）



长在天上的庄稼 / 001
王老五和他的黑牯 / 014
扭秧歌的老人 / 026
进  宅 / 036
夕  景 / 051
老  福 / 060
二  叔 / 069
小  姨 / 083
女  人 / 102
男  人 / 112
孔雀东南飞 / 121
谁是黑马 / 132
李美丽的平凡人生 / 166
悬挂在窗外的鸡窝 / 201
大湖魂 / 246
后  记 / 278

## 长在天上的庄稼

从起身到吃饭，这短短的几十分钟，儿子家像打仗一样紧张而又忙碌，待推开饭碗，先是孙子背书包去上学，紧跟着是儿子和儿媳去上班，一转眼，家里就剩下蒋老根和老伴两个人了。老两口你看我我望你，老眼对老眼，从厨房到卧房再到客厅，满屋子就他们两个人。蒋老根像一头困兽，挖挠着手在客厅里转圈圈，不一会儿，身上的热汗就从毛孔里往外冒。他把外衣的纽扣解开，面朝屋顶呼出一口浊气。

现在是星期一早晨七点整，新的一天刚刚开始，蒋老根琢磨他应该干点什么，要不这一双糙手都不知往哪里放。蒋老根的两只老眼在客厅里逡摸，客厅里各式物件大小有序，纤尘不染。蒋老根伸头瞅瞅，茶几的漆面能照出人影，跟走道里的穿衣镜差不多。蒋老根直起腰，往后退几步，手下意识地伸进口袋，从烟盒里抠出一支烟叼到嘴上，揷亮打火机刚要点又停下。蒋老根摇摇头，噗地一口把火苗吹灭。儿子蒋丰收听说吸烟有害健康，几年前就戒掉，眼下指甲盖上的烟黄已褪得干干净净。一个休息日，一家人坐在一块吃饭，儿媳桂林像似无意地说，今天看报，报上说间接吸烟比直接吸烟危害更大。蒋丰收听桂林说这话，怕父亲多心，赶紧把话往别处引。蒋老根不是木头人，桂林虽然没明着说，但话里的意思就跟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，他一听就懂一想即明。蒋老根一辈子没

别的嗜好，就好这一口，烟瘾来了心里像猫抓似的痒痒，骨头软软酥酥的做啥都提不起精神。掰手指算算，他打十八岁开始抽烟，眼下七十岁，斩头去尾，烟龄已超过五十年。人生苦短，一辈子能活几个五十年？戒烟看来难喽，除非伸腿闭眼见阎王。革命靠自觉，做事看行动，桂林已说过那话，他要是倚老卖老，还一如既往无所顾忌地抽，那就是他的不是了。老要识时少要乖。打那天起，蒋老根就像个地下工作者，再不当着桂林的面抽烟，也不在客厅里抽，烟瘾来了，他就到阳台或者下楼去抽几口。蒋老根的烟瘾不是很大，早年一荷包烟叶抽一天；后来抽卷烟，先是一天一包，眼下两天一包。由此可见，他的烟量已经削减。

蒋老根叼着烟走上阳台，反手把客厅的玻璃门关死，让客厅与阳台成为两个世界，这才点火抽起来。蒋老根眯起眼睛深深地吸一口，让烟在肚子里转一圈，感觉浑身的每一个关节、每一块肌肉、每一个细胞都轻松了，才把烟从鼻孔里悠悠放出来。烟在阳台上立不住，刚出鼻孔就迫不及待地溜出去，眨眼之间就消失在蓝天里。

蒋老根抽着烟，眼睛却不闲着，他倚着阳台看蓝天。蒋老根身处的位置是这幢楼的顶层，不算阁楼应该是十六层。第一次从楼底往上看，他的帽子像刀削一般脱落了。现在他抬起老眼往上看，感觉自己站在半空里，腾云驾雾似的，离天很近。蒋老根看得头晕眼花，赶紧收回目光，闭一闭眼又打量楼下。楼下草坪一片碧绿，仿佛蓝天倒转过来。再看那些树木，一株一株跟盆景似的，矮趴趴地卧在那里；人更小，大人小孩分不清，走路慢慢吞吞不急不躁，甩着胳膊在赶路，走半天也没走出他的视野；那些汽车，往日神气活现，一踩油门，眨眼就跑得不见影子，眼下也老实下来，一辆辆甲壳虫似的慢慢爬行……

蒋老根看得兴致盎然，老伴走上阳台，想和蒋老根出去转悠转悠。老伴捶着膝关节说，再不走动，两条腿就废了。蒋老根心里犯

难，犹豫半晌才问，果真下楼去？老伴态度坚决，说，待在家里跟坐牢一样，我一刻也不能待了。蒋老根又问，我们是走楼道还是坐电梯？老伴一听没立即回话。蒋老根和老伴坐电梯吃过亏。一次两个人下楼去，老伴图省力要坐电梯，蒋老根听她的，结果两个人关在里面半天出不来，要不是保洁员上楼做卫生，他俩不知要待多久。电梯真欺负人，别人伸手一按电钮，电梯的门就张开，然后轻轻合上，上行或者下去，噌噌噌跑得贼快，想停哪层停哪层。而到他们手里，就跟死猪一样，手指戳痛了也不见反应。有了那次教训，他们再出门就走楼道，老牛推磨似的跟着楼道转圈圈，左一层右一层，一下一上得个把钟头，累个半死。哎，累就累吧，总比闷在家里好受。过去听人说闲得骨头疼，那会儿他们不信，现在他们就是这感受。老伴这时说，还用问吗？走楼道。蒋老根一听赶紧把烟熄灭，烟头窝在手心里，准备到楼下去扔。

蒋老根是去年从农村到蒋丰收家里来的。早几年蒋丰收就动员他和母亲到城里来享老福，他一直犟着，说你小子吃灯草放轻屁，我和你妈拍屁股走人，这鸡啊狗的咋办，也带进城去？还有这几间老屋，关门上锁，长年不住人，缺少人气，朽得就快了。蒋丰收屋里屋外眺望一遭，无关痛痒地说，朽就朽吧，我又不指望回来。蒋老根一听，肚子气得一鼓一鼓的，说你个臭小子，才离家几天，就要饭的背火炉穷烧。你别忘本，不是这老宅庇护，怕你连小命都难保！这话算是戳到蒋丰收的痛处。中学毕业后，蒋丰收一直想跳出农门，参加高考几年未中。蒋老根看他连遭打击，人瘦得跟豆芽菜似的，背驼了，眼睛也近视，一个大男人文弱得像个女人，担心他闹出啥闪失，就劝他说，小猪前拱小鸡后扒，人这一生该吃啥饭，在娘胎里就定论好的。蒋丰收闻后半晌无语，蒋老根当他思想转弯，不再一条道走到黑了，哪知他开口提要求，说再拼搏一年，考不上就彻底死心。蒋老根不好反对，话说回头，他也从心底巴望他能考

上，为祖宗争脸。哪知复读一年，又名落孙山。蒋老根心里像针扎似的难过，但他脸上风平浪静，跟平常一样该干啥干啥。蒋丰收无颜面对父母，也不想村里露面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母亲咋叫都不出门。老辈人说，人要是走运，跌个跟头都能捡个大元宝；要是背时，放个臭屁也砸脚后跟。蒋丰收就应验这话。那天他待在家里，下午时分，天突然黑下来，伸手难见五指，不一会儿刮起大风，风有十级，所到之处摧枯拉朽，墙倒瓦飞。大风刮了一袋烟工夫才停下，人们从惊恐中清醒过来，纷纷往回跑，进村一看满目疮痍，好多人家的房顶都没有了。蒋老根跑在人群中，跑着跑着两条腿像失去筋骨一样抬不起来。他跌坐在地上，只喊出一句我的丰收啊，人就晕了过去。苏醒后他躺在自家的木板床上，蒋丰收正捧着大碗给他喂水。他当自己在梦中，不相信地问，这是真的吗？丰收你没事吧？蒋丰收往前走一步，说，爸，你看我好好的，毫发未损。说后抬头看老屋，老屋岿然不动，与刮风前一样。蒋老根一边往起爬，一边说，无恙就好。他不敢想象，他家的屋顶要是像别人家那样被风掀去，丰收待在屋里，一块砖一片瓦飞到头上，后果会是什么样子。

这样的老屋，蒋老根咋舍得扔下？蒋丰收看劝不动父亲，也就不费口舌。

蒋老根同意进城是三年以后。事情来得有点突然，让蒋老根措手不及。那天吃过晚饭，老伴对蒋老根说她有点累，先上床歇息。蒋老根说，你一天不停手，就不知道劳逸结合，六十多的人还当自己十八呢。老伴反手捶腰说，你还有嘴说我，也不用镜子照一照自己，你要是歇下我会不歇？蒋老根一看这不是小鸭吃蚰蜒自己绕自己吗？赶紧刹住话题，说去去，睡觉去吧！老伴爬上床，面朝里躺下来。蒋老根忙活一天也有点累，拾掇拾掇，抽支烟也睡下。半夜时分，蒋老根突然醒来，感觉老伴身上凉凉的，开灯一看，她满脸



汗水，面呈黄色，呼吸急促。蒋老根推她不动，叫她不醒。不好！蒋老根第一反应是老伴病了，十万火急，赶紧上医院。这就难了，他一个人去不了，找人帮忙，村里的青年都外出打工。他穿上衣服满村跑，最后找到吴老二做帮手。用平板车把老伴拉到乡医院，医生一看说是冠心病，这里治不好，得赶紧送大医院。打急救电话，个把时辰救护车才赶到，拉到城里医院抢救。还算及时，老伴的命保住了。通过这件事，蒋丰收旧话重提，蒋老根也借坡下驴松口同意。岁月无敌，毕竟年近古稀，蒋老根不敢犟了。

蒋丰收进城已经十多年，眼下是个彻头彻尾的城里人。回首往事，蒋丰收感慨万千，说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那么拼了，拼来拼去，还是没入大学的门。蒋老根纠正说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如果没有当初的拼搏，你也不会进城，也就不会有今天。还是那句话：小猪前拱小鸡后扒，生就的命定好的秤。蒋丰收不置可否地笑一笑，他琢磨一会儿，也找不出更具说服力的话来反驳父亲。

蒋丰收经历那场有惊无险的龙卷风，不敢在家里待，想出门走走。去哪里他没有细说。儿大不由娘，蒋老根也就随他去。其实蒋丰收也没地方去，也就是到几个背时的同学家串一串门，彼此哀叹相互安慰，两日后回来。就是这两日，让蒋丰收改写了人生，决定出今后的路。回家那天，蒋丰收郑重其事地对父母说，他要进城去。蒋老根听后惊得半天合不拢嘴，想儿子读书读傻了。进城去？这不是痴人说梦吗！城里无亲无故，他去了投靠谁？到哪里食宿？蒋丰收想要父母给他一个明确答复，没听他们回话，他把原话又复述一遍。蒋老根不能装聋作哑了，他先把烟点上，抽了一口才说，你说我听听，你进城去干啥？可惜你是个男人身，要不还能当个保姆。蒋老根说出这样的话，是他听别人说吴老二的大闺女进城给人家当保姆，每天带孩子、洗尿布，吃住不花钱，到月还有三百元进项。蒋老根说这话丝毫没有贬低儿子的意思，他巴望儿子好，但他不知

道儿子心里想的啥。蒋丰收急着想出门，他对父亲说，我和几个同学进城去打工。那时还没有打工一说，蒋老根听不懂。蒋丰收解释说，打工和做工一个意思。弄明白，蒋老根也就未加阻挡。

也幸好未阻拦，要不蒋丰收今生只会在老土里刨食吃。

蒋丰收高中毕业，虽没考取大学，但毕竟经过几次高考锤炼，实打实地学了一些知识。就是这些知识让他在城里如鱼得水，他先做苦力，后干文秘，继而跳槽到外企，收入提高，还娶了同事的女儿。在城里安家得有房子，前几年他贷款买了一套，楼层是高了点，但有电梯，出入还算方便。

蒋老根走出门，听到老伴在后面砰的一声关上门，他回过头说，你掏口袋看看，忘带钥匙没有。老伴用力拉一拉门，确认关死了才说，马后炮，我要是忘带钥匙，你这会儿说还有啥用？蒋老根不满道，你早饭吃的枪药咋的？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。好好，下次出门我啥也不说，装哑巴！老伴说，哑巴好，耳不听心不烦！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经过电梯进出口，眼皮都不抬就过去了。他们拐一个弯，来到楼梯口。楼道暗，蒋老根前进一步，伸手找开关，灯兀自亮了，把蒋老根吓得一跳。楼道的灯装的是感应开关，见人就亮，三十秒后自行关闭。

他们手扶楼梯开始下行，老伴在前，蒋老根在后。蒋老根看老伴行动缓慢，两步一级台阶，想助一臂之力。老伴甩手摆脱开，说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我又不是七老八十，走不动了。蒋老根一听，呵呵大笑，说你个老婆子，到这年龄还要强。你说我听听，你不是七老八十，难道是十八不成？老伴低头看路，本不想理睬的，最后没忍住，说，我不是打十八过来的？你敢说我嫁到蒋家就是今天这个年龄？蒋老根说，和你扯不清。我不说话了，我当哑巴！老伴得理不饶人，说你想得美，想当哑巴我偏不让你当！蒋老根心里发笑，说，我不开口，你拿棍子来撬我嘴巴？老伴说，费那劲干

啥？你放心，我有的是办法。蒋老根信心十足地说，我等着，看你使啥鬼招数。

他们顺着楼道往下走，走了半天感觉还在原地，具体到了哪一层心里没个底数。老伴抬头看一眼，又低头看一眼，感觉被吊在半空中。她叹出一口长气，说我的妈呀，累死我了。说后，一屁股坐到台阶上。蒋老根说过要当哑巴的，这会儿他的嘴巴像上了封条，一个字也不说。

到儿子家来，蒋老根是做出奉献的。他们是头年进的城，到眼下还不满一年，但感觉比十年还长，真是度日如年，远不如在老家养鸡喂狗舒坦。蒋老根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他只要闭上眼睛，梦里全是乡下的人和事。乡里着实好哇，一村几百口人，和谁碰面都打招呼，亲热得跟一家人似的。谁家的小子结婚，或是闺女出嫁，一村人就到一块儿喝酒，不喝个歪歪扭扭就不下桌。那些婆娘，平时忙得脚打后脑勺，要是得空包一顿饺子，左邻右舍也跟着沾光，大人孩子都能品尝到。大老爷们更没说的，谁身上揣了好烟，见面就散，天女散花似的，散光了拉倒，没有小气的。农忙时节，哪家缺少人手，忙好的人家就去帮忙，从不谈钱，做完活喝顿老酒就行。看一看城里，同住一个楼道，碰面跟陌生人一样，眼皮都不抬。有人上门，也是先按门铃，主人听到门铃响，眯起眼睛对住猫眼瞅，认识的才开门，陌生人就隔着门说话。刚来那会，蒋老根看着不习惯，批评丰收怠慢人家。桂林插话说，城里人都这样，大家习以为常。她还对蒋老根说起发生在这幢楼里的一件事。她说有一户人家，男主人自我保护意识差，有陌生人敲门，他竟然开门接待。陌生人进门就散烟，男主人礼貌地拿出自己的烟回敬，两个人推让一番就抽上了。蒋老根说，做人就该这样，瞧人家多有人情味！说后得意地瞅丰收一眼。桂林见蒋老根不说话了又接着说，两个人坐在沙发上抽烟，一支烟刚抽去一半，男主人开始犯迷糊，不一会儿就

睡着了，待清醒过来，陌生人早不见踪影。男主人几间屋里看了看，一看魂都吓飞了！你们猜怎么着？蒋老根听得汗毛倒竖，心里嗖嗖地往外冒冷气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那个陌生人肯定是孬货，那烟里有麻醉药。儿媳看一眼蒋老根，点头说，爸说得对！那人确是坏人，他偷了那户人家的钱不算，还顺手牵羊地拎走笔记本电脑。那户损失可大了，拨打110报案，公安来了先拍照，后做笔录，折腾半天，到现在也没听说破案。蒋老根听后，汗都吓下来了。乖乖，这城里还真不消停，眼瞅一个个穿得西装笔挺的，原来肚子里装的全是坏水呀！桂林看她的话起了效果，也就不多说。蒋老根不糊涂，知道桂林说这话的意思，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哇。从那开始，他和老伴在家，不管谁叫门，他们都不理会。

老伴歇好了，起身拍去屁股上的灰尘，继续往下走。蒋老根跟在后面，像个保镖似的护着她。他们在楼道里一圈一圈地往下走，眼瞅快到底层，胜利就在眼前。老伴半晌没听蒋老根说话，心想老东西长记性了，看来不逗一逗他，今天还真的不肯开口说话呢。走到底层的最后一级台阶，老伴假装闪了腰，哎哟哎哟直叫唤。蒋老根不知有诈，一把拉紧她，问怎么啦老婆子？要紧吗？老伴见状扑哧笑了，说，怎么样，我说我有办法对付你吧？蒋老根见老伴是和他开玩笑，抹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说，没什么就好，没什么就好。

出了楼道，眼前是一片绿草地。蒋老根想起扔烟头的事，一看手里是空的，烟头已不知去向，他回忆一下，估摸是刚才受到惊吓时丢掉的。

老伴在前面走，不见蒋老根跟上来，回头问他鬼鬼祟祟地干啥。蒋老根紧走几步，说我能干啥？我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你的手掌心。老伴一听，笑出满脸菊花，说，嗯，这话我喜欢听。自老伴心脏出过问题，蒋老根事事顺着她，从不惹她生气。老伴住院时医生告诉他，这病不能生气，要保持心情舒畅。蒋老根一直记着医生的话。

他们到楼下来，也没别的事，就在小区的绿化带里走一会儿，甩甩胳膊踢踢腿，疏松一下筋骨。绿化带里全是卵石小路，走在上面脚底痒痒的，痒得钻心。开始走不习惯，日子长了感觉怪舒坦的。蒋丰收对他们说过，走卵石路好，多走走有益健康。蒋老根闹不明白，卵石路跟健康咋会牵扯到一块。蒋丰收解释说，脚底穴位多，卵石凹凸不平，起到按摩功效，跟针灸是一个道理。蒋老根听得似懂非懂。不过他抱定一条，老伴想走，他就陪她。

这是在城里，要是在农村，老哥们知道他们没事跑卵石路上瞎溜达，不把大牙笑掉才怪。还活动筋骨呢，这简直是脱裤子放屁——多此一举！有这闲工夫早跑到大田里，锄草挖地，割麦插秧，既干活又活动了身子——那可是搂草打兔子一举两得的美事。刚进城那会，蒋老根跟丰收说，他们不能总闲着，别的事插不上手，去菜市场买菜还行。蒋丰收了解父母，知道他们忙碌了一辈子，乍闲下来不习惯，休息日那天就带他们去菜市场。蒋老根和老伴跟着丰收，感觉城里的路挺好走，一式的柏油路，左拐一下右拐一下就到菜场，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找。事隔二日，家里的菜吃完了，蒋老根和老伴兴冲冲地出门去，顺着那天的路往前走，几个弯转下来就迷失了方向，菜场没找着，最后连回家的路也搞不清了。老两口一筹莫展，坐在马路牙子上长吁短叹，是好心的民警把他们送回小区。从那往后，蒋老根和老伴再也不提买菜的事，下楼就在小区里转悠。

他们转到小花园，小花园里有秋千、滑梯、跷跷板。他们知道，这里是儿童玩的地方。距这里不远还有一个活动场所，那里有走路器、转轮，还有一些形状各异说不上名字的活动器具。早晚一些上了岁数的人都去那里，扭腰踢腿甩脖子，五花八门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蒋老根和老伴站在远处看，从不过去。他们打农村来，人生地不熟，去了和人家说不上话。现在没人了，他们才过去，照着人家的样子，在那些器具上活动一下。老伴看蒋老根的样子滑稽，笑他

说，我看你跟杀猪差不多。蒋老根一边活动一边说，不管杀猪杀羊，只要不闲着就好。一句话说到老伴的心窝里，她把衣袖捋上去，对蒋老根说，你看看，进城还不到一年，我胳膊上的肉跟鬼偷似的，眼见就松弛了。蒋老根深有感触，附和说，谁说不是呢？我眼下是有力没处使，骨头都闲出锈来了。老婆子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我现在是越活越糊涂，连季节都搞不清楚。你看这小区里的树木花草，一年四季全一个色调，啥变化没有！老伴叹口气说，谁说不是呢？蒋老根向往地说，说一千道一万，还是老家好哇，春发芽、夏茂盛、秋成熟、冬枯死，四季分明。老伴听后沉默不语，半晌才说，我是脚踩西瓜皮，滑到哪里是哪里。老头子，你是为我才进城的，我拖累你了。言多必失。蒋老根知道自己说多了，他赶紧检讨说，我这人一辈子就这毛病。老婆子，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，别往心里去！老伴说，我不计较。说后两眼盯住绿草看，一看就有了主意。她高兴地说，老头子，我有办法啦，保管你往后有事做！蒋老根怀疑道，莫不是做梦吧？老婆子，你搞清楚没有，这是城里，要是在老家我就信你！老伴说，信不信由你。走，我们上楼去！

从这天开始，蒋老根和老伴真的忙碌起来。他们像燕子衔泥，似蚂蚁搬家，用塑料袋去楼下装土，然后一袋一袋地往楼上拎。心里装着事，日子就有了奔头，不注意一天就过去。他们饭量增了，睡觉也香了，人刚倒到床上，呼噜声跟着就响起。蒋丰收见父母这样，心里松出一口气，他对桂林说，我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桂林也说，是的，他们终于适应了。

蒋老根和老伴坐电梯吃过一次苦头，他们一朝被蛇咬，自那以后见到电梯连看都不看。现在他们下楼运土，一下一上要个把小时，蒋老根嫌速度慢，要老伴在家歇着，他一个人干。老伴不乐意，冷脸说，嫌我拖后腿是吧？拿镜子照一照你那张老脸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当年那个蒋老根！蒋老根呵呵一笑说，看你，把我好心当成驴肝

肺。想做事还不容易？走，下楼去！说后蒋老根就出门，老伴紧跟在后，经过电梯进出口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停顿下来。蒋老根回过头，用征询的口吻问，我们再坐一次咋样？老伴默不作声。蒋老根不等回答，便自作主张地伸手一揪，电梯飞速上升，门上方的数字在不停变化。老伴没注意，她看电梯的门紧紧闭着，拉蒋老根一把，说别瞎猫等死老鼠了，赶快走吧！说着门哗的一声打开，两个人吓得后退一步。犹豫间门轻轻地合上了。蒋老根不知咋回事，又伸手揪一下。不多会儿，门又一次开了。蒋老根一步跨进去，伸手拔萝卜似的把老伴拉进去。电梯的门再次合上，他们屏气等待，电梯却不动。蒋老根心里紧张，嘴里却安慰老伴，说别怕，我来看看是咋回事。电梯里刻写着一排排数字，蒋老根和老伴跟蒋丰收坐过几次，他看到蒋丰收上来就揪那些数字，结果电梯就向他指定的楼层跑去。蒋老根照葫芦画瓢也在那一串数字上揪，不想电梯竟然动了，到他揪的那个数字上停顿下来。蒋老根似乎看出点门道，又揪一个数字，电梯又动，很快停在新的数字上。蒋老根摸到了窍门，高兴得哈哈大笑。这次他大胆地揪一下“1”，电梯果然停在一楼！蒋老根笑着走出电梯，他对老伴说，怎么样，瞅出门道没有？老伴捂着胸口说，乖乖，吓死我了！蒋老根豪迈地说，怕啥，天塌下来由我顶着！老伴嗔怪道，给鼻子上脸。想了想又说，看不出，你个老东西还挺聪明的。蒋老根见老伴佩服他，翘尾巴说，那当然，要不咱也生不出丰收这样的能干儿子！

坐电梯效率高，不到两天，他们就运了一堆土。蒋老根看差不多了，就不再下楼。楼顶的旮旯里堆着十多只花盆，估摸是丰收把花养死后扔在这里的。蒋老根把花盆拾掇出来，将里面的杂物清除掉，着手装新土，没有工具，他就用手扒。蒋老根做这事跟女人做面食似的，温情、娴熟。没用半天，他就把手里的活干好了。花盆整齐地放在一处，新土暄腾，在阳光下散发着浓郁的芳香。蒋老根

和泥土打了几十年交道，他知道这一盆盆新土，只要播下种子就会发芽。蒋老根什么都想种，小麦、玉米、花生、大豆，还有青菜、萝卜、韭菜、辣椒……花盆有限，想大面积种植显然不可能，但有计划地种一点还是可行的。蒋老根想到种子，他打算瞅个合适的机会回农村去，自己家没有，到别的人家随便抓几把就能解决问题。老伴性子急，她说干脆明天就回。蒋老根笑说，不急不急，还没到播种季节。老伴说，霜降前种小麦，寒露都过了几天，你看是不是快啦？蒋老根伸出指头一掐算，乖乖，还真是迫在眉睫。他说，幸好你提醒，要不还误了时节呢！

想要的种子全有了。蒋老根挑选两只大点的花盆种小麦，转年春天又种下玉米、花生、豆子和几种蔬菜。一场春雨过后，小苗从泥土下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，像胆小的孩子，东张西望探头探脑。楼层高，几天不下雨泥土就干，小苗像干渴的孩子舔着小嘴唇。蒋老根想给小苗水喝，看太阳当顶，怕冷热不均伤了小苗，他就撑开雨伞给小苗遮挡太阳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冷水喝进嘴里，雾似的喷洒出来。小苗受到滋润，叶子绿油油的显得特别精神。蒋老根和老伴下楼次数明显减少，他们没事就在楼顶待着，看嫩苗生长。嫩苗一天一个样，麦苗已拔节，玉米苗昨天还两个叶，今天再看，已是三个叶了。蒋老根蹲下身子看一会儿，他把花盆举到眼前。老伴说，你当心，别摔坏了。蒋老根睨视老伴一眼，说你老鸦嘴，就不能说点好听的！老伴说，我是提醒你，以防万一。蒋老根不再生气，他对老伴说，我瞅这玉米苗就跟丰收小时候一样，不注意它就长高了。老伴感慨地说，谁说不是呢？丰收六个月学语，十个月学步，没多费心就长大了……蒋老根的注意力又转移到豆苗上，他一惊一乍地说，老婆子，你看这豆苗长得多快，再不搭架，它的小手就要攀住麦苗啦！老伴兴奋地说，老头子，我们有这些庄稼和蔬菜，不看日历，瞅瞅它们就知道是啥时节了。蒋老根点上烟，笑呵呵地说，有



它们做伴，我再不会犯糊涂啦。

这天是星期天，蒋丰收和桂林在家休息，孙子也没上学。吃过早饭，蒋丰收见父母去楼顶，不知干啥，就上来看看，一看楼顶青枝绿叶一片葳蕤，十几只花盆摆放得错落有致，父亲用细树枝给豆苗搭架；母亲神情专注，用手指细心地梳理麦苗。蒋丰收心里一热，眼睛湿润了。他悄悄下楼，把桂林和儿子叫上来。一家三口屏声敛息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二位老人忙活。孙子耐不住，张开小手扑到蒋老根怀里，说，爷爷，楼顶真好看！他骨碌着眼睛好奇地问，爷爷，你种这些小草干啥呀？蒋老根心里咯噔一跳，他回过头用力挖一眼丰收，想批评几句又怕吓着孙子。他换一副表情，笑呵呵地说，乖孙啊，你先回答爷爷，你喜欢它们吗？孙子像在课堂里回答老师的提问，大声说，太喜欢啦！蒋老根把孙子放下来，指着花盆说，爷爷纠正一下，这些不是小草，而是庄稼和蔬菜，爷爷奶奶已和它们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孙子想象力很强，他问蒋老根，我们每天吃的就是它们吗？蒋老根高兴地说，爷爷再次纠正你，庄稼不好吃，要吃也要等成熟啊！说后，他拉着孙子，细说花盆里种的是什么，还把播种和收获的季节也告诉他。